

四庫全書考證

一四



漢書補注

(九十二)

王先謙補注

國學基本叢書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漢書五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

〔補注〕先謙曰：官本祛作祛。下同。通志賈山傳作祛。

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

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言博士弟子，此最始亦疑弟子二字爲衍文。

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

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醇者不雜也。

嘗給事潁陰侯爲騎。

師古曰：爲騎者常騎馬而從也。〔補注〕先

謙曰：通鑑胡注：潁陰侯灌嬰也。騎者在侯家爲騎士。沈欽韓云：續志之騎吏也。

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

〔補注〕先謙曰：賈子先醒篇：君好詔諛而惡至言。至言與詔諛爲對，是至言卽

直言之謂。至之爲言極也。文選鄒陽上吳王書：察聽其至。李善注：引劉瓛周易注云：至極也。謂極言之。後漢陰識傳：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極言猶至言也。蔡邕傳：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說苑明主者有三懼，三日：闢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論衡至言棄捐，聖賢距逆，義並與此同。今人多以其辭曰：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言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

是也。臣不敢言久遠，願借秦言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

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呂單韋爲帶，無飾也。〔補注〕宋祁曰：章

帶南本浙本作革帶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補注〕先謙曰言賤士修身成令名昌後世秦為天子迺不然也貴為天子富有

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師古曰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讀曰疲言疲於役使也赭衣半道羣盜滿山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被罪者衆也盜賊皆依山為阻故

云滿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謬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師古曰諱

字與呼同諱叫也音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師古曰此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此作凡是始皇紀關內離宮

火故反嚮讀曰響三百關外四百餘此總計之詞又云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補注〕沈欽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據此咸陽以西離宮止有二百七十非三百也曰新序刺奢篇

魯孟獻子聘于晉趙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先謙曰官本鍾作鐘古本通借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

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目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阿近也八尺曰仞〔補注〕何焯曰一說近是然始皇紀云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則阿房乃地名並近也之解為贅其地在渭南上林苑中東方朔傳所謂阿城其遺址也沈欽

韓曰始皇作未畢而死故賈子〔補注〕先謙曰始皇紀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正義引東西五里南北千步三輔舊事云阿房宮東西三里南北五百步與此不同從車羅騎四

過秦論秦紀並言二世復作之〔補注〕先謙曰屈也言庭之廣大殿之高斂衆騎馳騖無所迫觸建立旌旗不屈撓撓馬騫馳旌旗不撓師古曰撓音女孝反〔補注〕宋祁曰注屈撓下當有也字先謙曰屈撓撓音官本撓並作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

使其後世會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

〔補注〕先謙曰：始皇紀二十七年治馳道。集解引應劭云：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

東窮燕齊，南極

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

師古曰：瀕，水涯也。瀕海，謂緣海之邊也。畢，盡也。瀕音頻，又音賓，字或作濱，音義同。

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

〔補注〕王先慎曰：三丈中央之地，惟

皇帝得行，樹之以為界也。三輔黃圖云：漢令諸侯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不如令沒入其車馬，蓋沿秦制。

厚築其外，隱曰金椎。

服虔曰：作壁如甬道，隱築也。曰鐵椎築之。師古曰：築，令堅實而使隆高耳，不為

甬壁也。隱音於斬反。〔補注〕周壽昌曰：隱即穩字，以金椎築之，使堅穩也。

樹曰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會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

驪山，吏徒數十萬人。

師古曰：吏，呂督領徒曰役作也。〔補注〕宋祁曰：乎當作虛。

曠日十年。

師古曰：曠，空也。廢也。言為重役，空廢時日，積年歲也。

下徹三泉。

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補注〕先謙曰：始

皇紀穿三泉，下銅而致椁。

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

師古曰：錮，謂鑄而合之也。音固。〔補注〕先謙曰：官本冶作治。

被曰珠玉，飾曰翡翠。

應劭曰：雄曰翡，雌曰翠。臣瓚曰：

異物志云：翡色赤而大於翠。師古曰：鳥各別類，非雄雌異名也。被音皮義反。

中成觀游，上成山林。

〔補注〕先謙曰：始皇紀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徒臧滿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是中成觀游也。又云：樹草木

以象山，是上成山林也。爾雅：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三成為崑崙丘。郭注：成猶重也。秦穿治驪山，蓋亦三成三泉，致椁其下成矣。

為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會不得蓬顆蔽冢

而託葬焉。

服虔曰：謂塊堞作冢，喻小也。臣瓚曰：蓬顆，猶裸顆小冢也。晉灼曰：東北人名土塊為蓬顆。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舉此曰對冢，上山林故言蓬顆蔽冢也。顆音口果反。〔補注〕先謙曰：顏氏家訓書證篇北

土通呼物一由。改為一顆。按由即塊字。塊顆雙聲。故塊亦為顆。

秦曰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師古曰。篤厚也。

故天殃已

加矣。臣昧死。曰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不切直。則不可曰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曰蒙死而竭知也。

師古曰。蒙冒犯也。

地之磽者。

雖有善種。不能生焉。

師古曰。磽。塊瘠薄也。磽音口交反。〔補注〕先謙曰。注塊字疑衍。

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

李奇曰。皋。水邊淤地也。師古曰。猥。盛也。〔補注〕先謙曰。猥。猝也。

說詳文三王傳

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之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

服虔曰。關龍逢。桀之忠臣也。師古曰。比干諫紂而紂殺之。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

之奴。比干諫而死。

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

師古曰。芻。刈草也。蕘。草薪也。言執賤役者也。大雅板之詩曰。詢于芻蕘。此

周之所曰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

師古曰。霆。疾雷也。音廷。

萬鈞之所

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

師古曰。特。獨也。

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

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

〔補注〕宋祁曰。平當作庫。

震之曰威。壓之

目重。師古曰。孟賁古。震動也。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賁音奔。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

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記過之史。常在君側也。師古曰。箴。戒也。音之林反。警誦詩諫。師古曰。警。無目之人。

公卿比諫。李奇曰。相親比而諫也。或曰。比方事類。曰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補注〕王念孫曰。二說均有未安。余謂比諫。當為正諫。字之誤也。言工誦箴諫。警誦詩諫。而公卿則正諫其非也。〔東方朔傳贊〕正諫似直。敘傳。正諫舉郵。

韓詩外傳。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說苑正諫篇。諫有五。一曰正諫。〔漢紀〕作比諫。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呂覽達鬱篇。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庶人傳語。近臣進規。親戚補察。淮南主術篇。公卿正諫。博士誦詩。警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說與此略同。而皆作正諫。大戴記保傅篇。警夜誦詩。工誦正諫。疑亦本作工誦箴諫。公卿正諫。而今本脫去箴諫公卿四字也。

士傳言諫過。〔補注〕先謙曰。詳文勢。此句不應獨有過字。蓋涉下文而衍。漢紀無過字。庶人謗

於道。商旅議於市。師古曰。旅。衆也。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目永有天下也。天

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補注〕先謙曰。官本大作太。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醕。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

曰餽。醕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音胤。祝餽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餽。古鯁字。謂食不下也。曰。老人好鯁。鯁。故為備祝。曰。祝之。〔補注〕宋祁曰。餽。當作餽。沈欽韓曰。王瑰九思。仰長歎。兮氣餽。結。注。餽。結也。洪興祖云。與鯁同。先

謙曰。後漢明帝紀。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與此不同。案祝噎。當從明紀。祝鯁。當從本書。說文無餽。餽。字。鯁。下云。飯傷溼也。哽。下云。語為舌所介也。並無飲物望留之義。噎。下云。飯望也。〔通俗文〕塞喉曰噎。廣韻。噎。食塞。鯁。下云。魚骨也。〔集韻〕引字林云。食骨留咽中為鯁。

後漢來款傳注引同。皆以食言而義各別。故兩祝之。莊子外物篇。壅則哽。哽而
不止則踰。通為噎塞。似噎哽二字。皆屬氣壅。義亦可通。然不如噎鯁之為當也。

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曰自輔弼。求

修正之士使直諫。師古曰。修正謂修身正行者。

故曰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師古曰。視讀曰示。

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

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

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曰為郡縣。築長城。曰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

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師古曰。胡也。勝盡也。

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

殘賊天下。窮困萬民。曰適其欲也。師古曰。適快也。

昔者周蓋千八百國。〔補注〕沈欽韓曰。王制正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

曰九州之民。

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

〔補注〕王文彬曰。不過歲三日。當作歲不過三日。此禮記王制文。孔疏云。謂使民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三日。自下皆然。按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

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余按詩豳風七月云。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禮郊特牲。既蜡而收。民息

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是古者力役興於農隙之時。以冬三月為候。豐年。一旬而三日。則一月而九日。無年。而力役不作。則冬用九日而已。日以旬為限。歲以凶豐為差。故曰歲不過三日也。若云不過歲三日。則是歲止以三日為限。且猶有一日二日之差。而城郭道渠之治。安能暫時畢事乎。又按本書食貨志。毋過歲什一。與此句例相似。而義不同。先謙曰。貢禹傳。正作歲不過三日。什一

而籍。師古曰：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謂借人力也。一曰：爲簿籍而稅之。

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

師古曰：頌者，六詩之一，美盛德之形容。蓋帝王之嘉致。

秦皇帝曰

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

師古曰：勝，堪也。罷，讀曰疲。次下亦同。

一君之身耳。所曰自養者，馳

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

師古曰：弋，繳射也。〔補注〕先謙曰：言特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事又甚微，然天下弗能供，以此見欲不可縱也。

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

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

師古曰：言人人爲怨，家家爲讎。

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

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曰爲過堯舜統。

如淳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

能長世，而秦自曰過堯舜，可至萬世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統，治也。言自美功德，治理天下過於堯舜也。其下乃言曰一至萬之事。〔補注〕先謙曰：始皇琅邪刻石云：功蓋五帝，是自以爲過堯舜統也。

縣石鑄鍾虬。

服虔曰：縣石，曰爲磬也。蘇林曰：

秦欲平天下法，使輕重如石之在稱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曰鑄鍾虬，言其奢泰也。虬，猛獸之名。謂鍾鼓之附，飾爲此獸。虬音鍾。〔補注〕先謙曰：始皇紀：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據此，師古說是。鑄虬字

同。篩土築阿房之宮。

師古曰：篩，以竹篾爲之。篩音師。篩音山爾反。

自曰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

湯文武，桑世廣德。

師古曰：桑，古累字。

曰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

張晏曰：夏十七世，殷三十一世，周三十六世。

秦皇帝曰：死而曰諡

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曰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音扶目反。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

皇帝者。欲曰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然身死纔數月耳。師古曰。纔。音財。暫也。淺也。

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曰莫敢告

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曰道諛。媮合苟

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主意於邪也。媮與偷同。〔補注〕王念孫曰。道諛。即詔諛之轉聲。史記越世家。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導諛。即詔諛也。或作道諛。莊子天地篇。道諛之人是也。又曰。謂己道人。謂己諛人。道人即詔人也。漁父篇。希意道言。謂之詔。是道與詔

同義。故荀子不苟篇。非詔諛也。賈子先醒篇。君好詔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並作道諛。詔與導。聲之轉。詔諛之為導。諛及之為導。及。〔禮書。召及士大夫。索隱本作昭及。六戴禮禮三本篇。作導及。荀子禮論篇。作道及。案召字。當讀為罩。及鬼方之罩。集解本。召譌作函。辯見禮書。〕禫服之為導服。〔士虞禮記。中月而禫。鄭注。古文禫。或為導。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注。禫。或作道。說文。函。揆二字。並讀若三年導服之導。玉篇。函。他念他感二切。揆。餘丹切。禫之或為導。函。揆之讀若導。其理一也。〕皆聲轉而字異也。先謙曰。漢紀。道諛下有

者。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師古曰。水旁決曰潰。言天下之壞如

字。〔補注〕先謙曰。官本。壞作壞。是詩曰。

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

則悉意答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說者又別爲義。與此不同。〔補注〕宋祁曰。注文又言言而見聽。南本浙本並無一言字。余謂當存二言字。先謙曰。漢紀譌言則退。作訟言如醉。又曰。濟濟多士。文王

曰寧。

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也。濟濟。多威儀也。此言文王以多士之故。能安天下也。

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曰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

興。

〔補注〕先謙曰。禮大學云。一家仁。一國興仁。

得士而敬之。則士用。

〔補注〕先謙曰。言樂爲用也。

用之有禮義。

〔補注〕宋祁曰。禮義下語未屬疑文不足。

故不致其愛敬。則

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

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

師古曰。言心實憂念之。不爲禮飾也。

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

麻經。

師古曰。已縮。謂已大斂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棺。音工喚反。

而三臨其喪。

〔補注〕沈欽韓曰。喪大記。君子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正義〕君於大夫。大斂是常。小斂是恩賜。按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公不

與小斂。故不書日者。熊氏云。彼謂帑也。卿則小斂焉。爲之賜。則未襲而往。按帑字誤。齊召南云。當作彼謂大夫也。魏書禮志。太和十八年。安定王休薨。高祖自薨至殯。車駕三臨。改服錫衰。素弁加經。十九年。詔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

未斂不

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

〔補注〕沈欽韓曰。春秋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傳。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可也。

故古

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曰報其

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

師古曰：令善也。聞謂聲之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忘作亡。

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

師古曰：術亦作述。〔補注〕錢大昭曰：

術與述同。爾雅孫炎注：通古述字。術追猶詩言通追來孝也。先謙曰：古術述，聿通，皆通用。士喪禮：不述命。注：古文述皆作術。禮：禮器：聿追來孝。注：聿，述也。詩：聿修厥德。後漢東平思王字傳：作述修厥德。聿，語辭。言追念祖考，定天下之功也。

圖所曰：昭

光洪業休德。

師古曰：圖謀也。休，美也。

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

師古曰：訢，讀與欣同。

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

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曰承休德。

師古曰：厲精而為潔白也。

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

〔補注〕錢大昭曰：諸吏中常侍皆加官。中常侍得入禁中，諸吏得舉法。

與之馳毆射獵。

師古曰：毆，與驅同。

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

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音式爾反。〔補注〕宋

祁曰：江浙本廷作臣。

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曰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

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廩馬，曰賦縣傳。

師古曰：賦，給與也。傳音張戀反。

去諸苑，曰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曰振貧民，禮高年

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

師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

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

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

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補注〕沈

欽韓曰書其罪於衣褶。今時猶然。周官司園。加明刑。疏云。以版牘書其罪狀與姓名。著於背。表示於人。是明刑也。後漢書。河南尹李燮。遇甄邵於塗。使卒投諸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詔貴賣友。貪官埋母。先謙曰。經赦之人。不復衣赭。沈說乃明刑之事。於憐意不合。解見下文。官本注。文在衣赭下。是。而賜之衣。〔補注〕先謙曰。言罪人已赦。歸與父子兄弟相見。上憐其無髮。則賜之巾。憐其曾衣赭書背。則賜之衣也。文特參錯其辭。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師古曰。

曰說讀。是曰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曰相陛下也。師古曰。相助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

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曰順陛下也。師古曰。天下之人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杖而往聽之。

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補注〕先謙曰。說文。癘。罷病也。從隆聲。籀文省作癘。癘。誤字。須臾。猶從容延年之意也。說詳韓信傳。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

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補注〕宋祁曰。兔疑作菟。先謙曰。此今字當訓為即。通鑑引今作而。曰傷大

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始。皆庶幾於善道。而少有能終之者。臣不勝大願。願少衰

射獵。曰夏歲二月。師古曰。時曰十月為歲首。則為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夏音胡。雅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修先王之道下。則為之為作謂。為謂古通。王引之云。夏與漢之二月。皆建卯

之月也。因修先王之道。故以三代之言。而稱夏歲二月。欲明所用之二月合於古耳。非謂漢之二月在子月。不在卯月也。漢紀文帝紀載此文。正作歲二月。無夏字。蓋漢初之二月與夏同。故或言夏歲二月。或言歲二月。義得兩通。若漢初以夏之二月為五月。則漢月之

名與夏絕殊。荀悅曰：言乃可從容遊豫耳。非謂可恣意也。
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師古曰：言乃可恣意也。〔補注〕先謙

古者大臣不媠。師古曰：媠，狎也。音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師古曰：見，顯示也。音胡電反。〔補注〕先謙曰：君子謂

上也。齊讀曰齋。齊嚴即齊莊。漢避諱改。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讀曰豫。〔補注〕沈欽韓曰：新書官人篇：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大臣不得與宴游。逃隱聲樂伎藝之人不並奏。君樂雅樂則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侍。方

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曰高其節。師古曰：方，道也。一曰方謂廉隅也。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曰稱

大禮。師古曰：稱副也。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

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

樂。〔補注〕先謙曰：與樂同節也。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補注〕先謙曰：非當計之事。不下其議。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

上書諫。曰為變先帝法。非是。〔補注〕先謙曰：漢紀上書及諫除鑄錢令。並列五年。案除盜鑄錢令在五年。據此文其後云云。是前上書不同在五年明矣。通鑑列前書於二年。又訟淮南王無

大罪。宜急令反國。〔補注〕先謙曰：官本訟作誦。引宋祁曰：誦疑作訟。誦是誦說字。非是。王念孫云：訟古通作誦。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漢書作誦。漢書陳湯傳。谷永上疏訟湯。漢紀作誦。皆其證也。子京疑誦當作訟。而後人輒改之。

皆未達六書假借之旨。先謙案訟作誦。古借字。然非所謂六書假借之旨也。王說誤矣。

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曰戒。

鄧展曰：淮南傳：棘蒲侯柴武太子柴奇，與土伍開章謀反。〔補注〕齊召南曰：按棘蒲侯柴武太子奇

謀反。見淮南王傳。此文應云柴武子疑唐字訛。先謙曰：淮南傳但言棘蒲侯太子奇，不云柴武柴奇也。文紀作棘蒲侯柴武高五王傳，稱棘蒲侯柴將軍功臣表云：棘蒲侯陳武子奇以反誅，不代與柴唐無涉。疑別有一柴唐子，不可考矣。

章下詰責。

師古曰：曰其所上之章，令有司詰問。

對曰：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曰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

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

令民為之，是

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師古曰：長，謂畜養也。言此事宜速禁絕，不可畜養。〔補注〕先謙曰：長久也，不可長，非長久之計也。顏說非。

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

加罰。所曰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補注〕先謙曰：景帝中六年定鑄錢棄市律。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曰文

辯著名。久之，吳王曰：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

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之宮。

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師古曰：倚，恃也。音於綺反。〔補

注〕王先慎曰：黃圖，未央東有曲臺殿，蓋緣秦宮而名。

懸衡天下。

服虔曰：關西為衡。應劭曰：衡，平也。如瀉曰：衡猶稱之權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曰為威力疆固，非論平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

釋是也。〔補注〕王念孫曰：如說是也。縣衡天下，謂法度加於天下耳。李善注文選，仍用如說，引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若讀衡為從橫之橫，則縣衡二字義不可通。且始皇已滅六國，無庸連衡也。下文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乃說二世時事，與此無涉，亦非以從橫對文也。先謙曰：官本注權作衡是也。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制之行也。〔補注〕先謙曰：文選不犯上有人字。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

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李善注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為援也。呂叩函谷，咸陽遂危。師古曰：叩擊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

相救也。〔補注〕先謙曰：引秦為諭，以見富強不足恃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史記曰：秦惠王遊於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上覆飛

鳥，下不見伏菟。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也。一曰：覆，盡也。言上射飛鳥，下盡伏菟也。師古曰：覆盡是也。音芳目反。〔補注〕劉奉世曰：自胡涉北河以下，蘇說最近之。陽已知趙連匈奴，吳交越，不欲斥言，故謬其辭，而

云胡攻趙，越攻吳，四國有怨，救兵不專。漢梁淮陽不能助已，欲吳王曉其謬辭也。然文意僻澀，故不可通。鬪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補注〕宋祁曰：不止，姚本

作不至。先謙曰：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閒。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閒，立遂弟辟彊為河閒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

得河。六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齊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鳩殺之，獻城陽

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言此怨之。〔補注〕先謙曰：惠后訓為惠帝呂后，於文不順。釋詁：后，君也。文選東京賦：薛注：后，帝也。惠后即惠帝。齊悼惠獻城陽尊魯元，呂后所為，皆在惠帝之世，故其子六王追怨惠帝時事，一說是也。割濟南琅邪，乃在呂后稱制時，與惠無涉。

官本注王台。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目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目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顧念而怨也。〔補注〕齊召南

曰：按地理志，盧縣，濟北王都，博縣，則濟北屬縣耳。注當云盧博，濟北地。先謙曰：文選注引孟說，又曰：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與居所封，與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案謂城陽王喜顧念濟北王興居誅死事而怨天子是也。三淮南之心思

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爲二王，念其父見遷殺，思墓欲報怨也。師古曰：三子爲王，謂淮南、衡山、濟北也。大王不憂，臣恐救

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瀆曰：皆自私怨宿忿，不能爲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爲吳，非不敢相救也。〔補注〕先謙曰：陽意，本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

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諸國不肯專爲吳，以兵相救，即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意，而謬言胡數入邊，諸國各懷私怨，大王不以爲憂，恐無專救漢者。文選注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瀆解其意，故云不能爲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最爲得之。如說四國不敢相救，師

古駁之。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船也。言胡爲趙難，越爲吳難，不可恃也。〔補注〕劉奉世曰：越水長沙者，陽蓋謬言，越先以水軍攻長沙，而後

還舟，侵吳也。下文云：水章邯是其爲文如此。青陽，吳地。沈欽韓曰：水經注引蘇林曰：青陽，長沙縣也。輿地廣記：潭州長沙縣，故青陽地。秦始皇二十六年，荆王獻青陽以西是也。先謙曰：文選注蘇林曰：青陽，水名也。〔案〕沈引蘇說，見史記始皇紀，集解引彼以爲縣，此以爲水名。因上云還舟而然耳。一人而說互異，不可解。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善云：此同孟康之義也。案水長沙，劉說是韓退之龍說。水下土，亦用此爲文。青陽，沈說是越至青陽，已據上游將爲吳患。下文越亦益深，則其辭又進，然不敢斥言侵吳也。其隱顯之義，善注

之。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呂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呂輔大國，胡亦益